

廢郵偶存

果 厂

朋友來信，一向是看完付之紙簍，一則沒有那種耐性，二則心緒實在欠佳，所以總是保留着這個壞習慣。歲月如此，使友情漸漸淡忘，以免看了什麼可紀念的話而增惆悵，也未始非智者之一道。今承作家索此項稿件，「身邊瑣事」，簡直看不出如何道理，不過過翻抽斗，聊以應命而已。

××兄..

連日盼照片不至，至為念念，因古今待此付印也。知翁於陶公此詩最愛，昔曾為人間世亦題此句，近讀其藥味集，知其以禹稷精神自居，雖一行作吏，究還不俗。而東兄於彼亦有敬意，於消極中仍可抱拯世之願。昨接其來函，弟於其出仕後即未接其來函，結尾云：「近日北京大熱，室外陰地至百三度，又久不雨，雖官與僧竭誠乞雨，亦尚無靈應也。」尚不改舊日風度，難能可貴。五年以來，弟作文多矣，雖曾結集，今日早成禁書，深夜自窺，不禁愜然，今日之我，竟是昔日持戈相向之人，豈不可笑復可憐。願黃大儒，吾輩何敢期，即如黃百家，恐亦不可能，為是可悲耳。此事非吾輩治史者所能以古例今，實乃經濟時代之不同，不能作一例看，即如孫奇逢夏峯講學，還因當日河南是一自給時代，若今日忽傳中中交變C R E，鐘元先生恐亦不免以二換一鵝候銀行之門矣，一笑。孽海花人名會有索隱一文，久前見過，近再讀此書，不覺茫然不知為何人者甚多，如錢唐卿黎石農不知影射何人，兄若知道，便盼一示，弟前頗自詡熟悉清代人物，近竟疏荒至此，得毋為兄所笑乎？

弟××

××兄..

大學教授在中國斯濫矣，兄在北方，或不知上海情形，弟若面皮一老，大學一卒業，早

可自稱教授，名器一濫，國必不國，弟論太平天國之失敗，以為此乃最大原因，次之則奉夷教也。學而優則仕，當非虛語，若師範則循環不已，做人一世，不想自己做一些事業而以教人為業，志雖可佩，愚實不可及，此在一切上軌道之國家當可為之，在中國此道實在不通也。中國上一代情形，恐南北一律，弟之伯叔舅之類，無一不吃烟，無一人生產，此一代上不及古人，下不及來者，實是亡中國之大罪人，思之可嘆。足下亦嗜烟草否，先××公有走水之軼事，其斗可裝烟兩餘，遺風令人想像，自大東亞戰爭後，Pipe之貴驚人，Cigar亦然，只能抽香烟，其烟格斯最下矣。前函託×君之事，切勿為難。上有狂風，下有蚊蚋，寫來總不成字，只得再談了。 弟××

××兄..

得照片一識荊州，喜甚，吾兄方頭大耳，凝重端莊，自是第一流相貌，異日頭髮一禿，則財源滾滾矣。弟素厭照相，數年前游杭，四打軟片，只洗出二張，從此洗手而且惡之，今為市證，不得不攝，遂亦以此報命。前與×兄閒談，彼以兄必為老儒，弟則決兄必不過四十，今見照，恐五七之數耳。弟於八九年前投稿×××，林××疑為老儒，及往見，則問令尊如何不來云。兄相與老向大有似處，同為北方之強。其人與弟初無一面，而書札往返，一與兄等，至今雲泥分隔，音訊杳如，亦可嘆也。

書簡特輯

書簡特輯

×君在滬會一見之，並未深談，此公亦一才人，文章相當的好，但不能做官，遂致左遷。友人有談其軼事者，殊可笑，然此可作西窗剪燭之談，非紙上資料也。

弟××

××兄·

天熱全日如沸，入夜尤甚，又苦酬酢，二函遂併而覆之。大作業已拜讀，精采已極，凡一段段擠出來的文章，未必不佳，反之若鏘清香，雖宜於讀書，却未見必能潤文，歐九三上之說，弟同此甘苦。沈××已將什志寄去，並有函索文，雖未見能允，亦做和尚之慣技也。昨日晤×公於加非室，暢談至快，弟七年前曾與一面。至今蒼老多矣，××較之年輕多多，細看實不相似。×君之事，弟已一再聲明，切勿為難。魯迅全集，共有二十大冊，日內當取來由郵局寄奉。其價因兄私購，大可隨便，因所有者與弟相好，必不肯出價也。×××兄弟與之相識，兄如碰見，大可敘往，其人之板斗烟尚存乎？近在京作何營生，四年前窘不可言，終日躡馬路，今想可得得意矣。老向何容均在渝，編刊物與教科書，向名王向辰，比較浪漫，何則大麻子與老舍同樣苦悶，今則不通音問矣。思之撫然！×君在滬會一面，未細談，其人要亦書生，非作官之流也。天熱，又要出去

吃中飯，遂擱筆了。

弟××

××兄·

廿一廿二兩示今日始能作覆，歎甚，數日來病且忙，病不過三天，而心事担了不少，弟不善病，病則常恐不起，事後常貽笑於人，甚矣，戀世之切也，今日之死，愈於生多矣。×公今想已反京，弟與之兩茶，暢談極快，足慰平生。弟抽前門牌，十餘年如一日，自每聽四角至今日儲幣十元五角，不勝滄桑之感。魯集郵寄不易，×公云車帶亦不便，且俟一二日郵奉。

弟××

××兄·

連日病，又遭外大母之喪，弟幼不得於究母，賴外大母扶養，至於成立，今雖壽終，父有終天之痛，函札久疏，祈兄亮之。×公所言，海上生活之艱，置身者或有所不覺，所謂麻木不仁耳。李悉伯大可一談，足下有暇，當可以此為文贖我。×君聞已得瞰飯地，兄之盛情，弟當如身受也。迅翁全集包裝為難，或可分二次寄上，收到後即乞函告，弟當第二批寄書也。近日大熱，流汗如雨，幸弟不仕不商，尚算閑散，否則，豈不苦死！匆上。即叩暑安

弟××

揮汗小簡(一)

兩人吾兄：

累不累，您說？大熱的天氣，八月，每天在烈日之下要曬個幾點鐘，够瞧的不是？然而我不怕，團體生活有團體生活的紀律，所以團體生活也有團體生活的樂趣。我聽見大家都剃了平頂頭就高興，我也剃了。我的頭髮是留了十幾年的，不容易！

我有六七年放棄了團體的生活了。在香港住的時候，一天到晚是辦公室的刻板生活，就是有意義也覺得乾燥了一點。在上海教書的生

活是好的，比方說，在秋天九月的晚上，在高高的八層樓上和同學們談談詞，不也是挺有趣味的麼？『月華如鍊，長是人千里』多麼闊大？『挹取九霄風霜冷，灑來萬里關河潔』，多麼雄渾？——就是天氣熱的時候讀了都覺得有意思。

不能再寫了，汗流得不少，又沒有冰淇淋吃。現在，我就是有冰淇淋也不肯一個人吃了，——打破個人主義的思想。匆匆，即祝風涼愉快？ 弟柳雨生敬上 八，二。

書簡特輯